

# 麦收记忆

刘世河

农谚说,麦到芒种谷到秋,豆子寒露用镰钩。芒种时节,正是麦收之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昨日尚青的麦穗,一觉醒来后,便已然成风吹麦浪满地黄了。

我的家乡鲁北平原,自古盛产小麦,所以儿时记忆里,每到这个季节,满世界都是浓浓的麦香。嗅着麦香看滚滚的麦浪,一度是我生命中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景象,那才配得上“视觉盛宴”这四个字。大片大片的麦田把大地染成一片黄,把天空也染成一片黄,黄得殷实、浩荡、蓬勃。近看,一簇簇成熟的麦子,挺着沉甸甸的腰杆,风一吹,它们便互相摩擦着发出嗦嗦的响声。一望无际的农田里,麦浪滚滚,此起彼伏,颇似流淌着一堆又一堆的碎金子。最调皮的当数阳光,它就像一群穿了锡箔衣裳的顽童在涌动的麦浪上欢快跳跃,时远时近,煞是可爱。

## 夏蝉

赵国培

拼命呐喊呼唤  
何惧喉乾吐断  
难得深知生命短暂  
而另一个响亮大名  
宣告智者先知明晰

我丝毫不小看你  
你们的夸张表演  
却不时惜怜伤感  
一生长度  
唱尽享满  
短短一个季节  
区区一个夏天

一生无论长短  
贵在本色出演

## 四十而已

崔娅娜

最近又看了一遍电视剧《三十而已》,看着里面的女主角活出自我,想到自己,眨眼之间,就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

从前总觉得,四十岁就是一道坎,是青春的尽头,是被柴米油盐包围的年龄。身边也总有人说,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安于现状、顺应命运、收敛锐气、将就着过完余下的日子。

年轻的时候,也会为年龄焦虑,怕眼角添细纹,怕精力不如从前,怕被时代抛下,怕身边的人渐行渐远,总在患得患失里,浪费了太多本该好好生活的时光。真正到了四十岁这道门槛,再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当初所有的焦虑,都只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枷锁。

四十岁,没有三十岁的莽撞冲动,也没有二十岁的懵懂青涩,却多了一份历经世事的通透,一份不慌不忙的从容。

经历人情冷暖,见过聚散离合,尝过求而不得的遗憾,扛过无人依靠的困难,才明白人生最可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偏爱、旁人的认同,而是那个一直认真生活着的自己。

这一点,四十岁的我,终于彻底懂了。不再为不重要的人内耗,不再为不值得的事情烦恼,学会了断舍离,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不再勉强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也不再刻意去符合世俗的期望,过着简简单单、自由自在的日子。不再为没有完成的事情感到遗憾,也不再为已经过去的事而烦恼,懂得人生就是在失去和获得中进行,在接受不完美的同时过好生活。

四十岁的日子,不轰轰烈烈,却有细水长流的安稳。

清晨的一杯热茶,傍晚的一阵晚风,闲暇时读一本书,安静时发一会儿呆,认真做好手头的事,温柔对待身边的人,不慌不忙,不骄不躁。

不再害怕年龄增长,因为每一岁的增长都不会白费,都会在骨子里留下一份从容和底气。

也许,四十岁才是一生当中最好的开始。褪去了年少的浮躁,看穿了生活的本质,但依旧热爱生活;经历了世间沧桑,品尝过人情冷暖,却仍然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不再被年龄定义,也不再受世俗束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舍弃什么、坚持什么,活得清醒,也活得自在。

三十而已,是三十岁的清醒独立;四十而已,是四十岁的从容坦荡。

年龄从来都不是人生的枷锁,三十岁有三十岁的热烈,四十岁有四十岁的芬芳。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规定哪个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更没有规定到了四十岁,就该认命、该妥协、该熄灭心里的光。

四十而已,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依旧有无限可能,依旧有满心欢喜。不必焦虑时光流逝,不必害怕前路未知,只要心里的火不灭,眼里的光不熄,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永远愿意为了热爱奔赴,就永远不算晚。

地,而至覆水难收。

不过这时机,人们可不是干等,小满一过,大家就开始了手筹备麦收了。镰刀、木杈、麦绳、扫把、木锨、簸箕,该买的买齐,该绑的绑紧,该钉的钉牢,该磨的磨快;麦场上的石碾子轴窝里抹上厚厚的黄油,碾架子整牢安装好;麦场周围每隔两三米放一口大瓷缸,全部蓄满水以备防火;当然伙食更要备点好的,记得我们家那时候过麦,母亲必会提前一个多月将平日常舍不得吃的鸡蛋腌上一坛,麦收时正好派上用场。咸鸡蛋剥开皮,个个都出油,奇香无比,咬一口大馒头,再吸一小口滋滋溢出来的蛋黄油,那味道简直妙不可言。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开镰收割了。一般都会选在大清早,一是图凉快,再就是清晨的太阳尚不怎么火辣,不至于将麦穗烤爆。

一到麦田,人们好像都顿时有了一股子干劲,只要弯下腰挥起镰,三垄麦不割到头是不展腰的,腰再痛也得挺住,挺过去就不

痛了。这个时候用人们常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来描述割麦人的身姿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大人们忙着割麦,小孩子也不能闲着,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在地头看护麦子,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很神气地在麦田里奔跑,以追逐驱散那些来偷食的雀。竹竿头上绑着几根五颜六色的布条,俨然举着一面鲜艳的旗子。

与看护麦子的记忆同时镌刻心底的还有——等田里的麦子收割完后,我跟着母亲一起拾麦穗。娘俩一人一个柳条筐,弯着腰,低着头,在只剩下麦秸茬的田垄里仔细地搜寻。几个来回下来,筐里便已塞得满满当当。这时,母亲就会招呼我停下来,然后抽下搭在她脖子上的毛巾给我擦擦汗,边擦边念叨:“看把我娃的小脸都晒红了。”紧接着便奖励我一个咸鸡蛋吃。

后来随着收割机的出现,农人弯腰割麦子的身影已渐行渐远。那一把把曾经无比锋利的镰刀也没了用武之地,被闲挂在了墙上,锈迹斑斑。收割机割得很干净,麦田里几乎看不到遗落的麦穗,我想即便有也未必会再有人顶着大日头去拾了。

许是时令触景生情的缘故,近来我常常做梦,梦境就是法国画家米勒笔下的那幅《拾穗者》,而画面中那个弯着腰、低着头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拾拾麦穗的妇女形象在梦里便会逐渐清晰起来,分明就是我的母亲……



## 云端片刻

6月9日,北京朝阳公园,市民乘坐云霄飞车。在清风与绿意间放松身心,城市里的惬意时光被定格。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崔建文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想写一写我经历过的两次高考。一次是2000年7月,我19岁;一次是2025年6月,我女儿18岁。

千禧年,流火的七月。那三天,天气闷热,时而有雨丝。每次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妈。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她给我在学校外面的超市里买了6瓶农夫山泉,2块钱一瓶。最后一天上午考完英语,太阳很大,她穿着花裙子,打着一把太阳伞,站在校门口等我出来,笑着问出那句大概是憋了好几天的话:“考得咋样啊?”

她那时候比现在的我年轻,更比我爱美。她收起暴躁的脾气,尽她所能护航我冲刺到一个终点,再去迎接一个新的起点。

出了成绩以后,我去了9个小时绿皮火

## 我经历的两次高考

车程以外的山西太原学了一个经济类专业。从初中开始就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则去了重庆,学了她一直钟爱的英语。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很长,妈妈一直陪着我买买买,为上大学做准备。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也很短,仿佛一瞬间我就离开了家,自此四年,家乡只有冬夏。

2025年的夏天却是真的很长很长。好像一过了春节我整个人就开始烦躁,觉得女儿马上就要上高考的战场,但是兵不够强、马不够壮、粮草不丰、战术全无。

好在女儿在剩下的两三个月里突然知道学习了,一头扎在题海里,午夜12点是她,凌

晨2点是她,甚至周末的早上4点还是她。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她顺顺利利地去了她还可以去的大学。

自此,我共情了我妈妈。轮回原来是这么来的。而小时候的我不如同年龄段的我女儿听话,让她多操了很多心。

又是一年高考季啊!想想就让人热泪盈眶。

不要彷徨,不要胆怯,更不要回头,往前走就行了。

时间会解答一切的问题,时间会化解所有的伤痛,时间会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继而凤凰涅槃,走向新的征程。

## 童心依旧

李建峰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小学度过的,没有精致的教室,没有齐全的设施,条件艰苦。那时上学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天清晨,自己搬着家里的小木凳奔赴学堂。教室里没有统一的桌椅,高矮不一的木凳、简陋的课桌,拼凑起我们的求学时光。夏日漏雨、冬日透风,笔墨纸张格外珍贵,可就是这样朴素的环境,盛满了我们最简单的快乐与最纯粹的憧憬。

年少的美好,总伴着悠扬的歌声。课间休息、放学走在校园的路上,《让我们荡起双桨》《春天在哪里》的旋律总会在耳边轻轻回荡。清澈的歌词、温柔的曲调,勾勒出碧水蓝天、自在美好的画面。那时的我尚不懂生活的艰辛,不懂世事的复杂,哪怕物质匮乏、条件有限,心里始终揣着一束光,笃定日子会越来越好,未来会闪闪发光。那份纯粹的信念,是童年赠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时光匆匆,当年搬着木凳上学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奔赴生活的山海。如今的我,生活富足安稳,环境优越便利。人活着,总是要往前走的,可越往前走,越容易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成年人的世界充满压力与琐碎,奔波忙碌间,我们时常焦虑迷茫,渐渐弄丢了年少的热忱与从容。

生活节奏再快,日子再琐碎,我们都该永远保留一颗童心。童心从不是幼稚无知,而是历经世事依然善良纯粹,饱经风雨依然热爱生活,身处平凡依然心怀憧憬。它是不卑不亢的从容,是直面困境的勇敢,是永远相信美好的笃定。

岁月老去,童心不老。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来路,在浮躁的生活里守住本心,褪去浮躁,远离迷茫。以孩童的纯粹待人,以坚定的初心做事,永远向阳而行,永远心怀热爱,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热烈与光亮。

## 重温儿时的味道

王谨

浔阳的历史烟雨,还时而彰显在九江和鄂东的现代风云中;一桥飞架,连接着九江和黄梅的表亲根脉。

“人间最好四月天”,丙午芒种之后,夏日的燥气还来不及撒野,中南的温情仍然扮演主角。我们一行驱车跨过九江长江大桥,来到桥北的黄梅热土。

在黄梅的两天时间里,耳染乡音,味蕾再次唤起儿时的记忆,豆粿、鱼面、蒸糕、菜团、泥鳅、湖鱼、苕菜、嫩笋、红薯……让记忆隧道开启。这些土产菜肴,尽管不是什么珍稀之物,但供养出一代代有智慧的黄梅人。随着时代的进步,交通方式的便捷,使包括鱼面、豆粿、菜团、银鱼等在内的黄梅特产,通过快递分享给更多的消费者。

我每次回到黄梅,不仅品尝到儿时舌尖上的味道,还更多地感受到文化盛宴的味道。唱黄梅戏,听黄梅戏,差不多是所有黄梅人的共同爱好。这次回黄梅,第一晚在东山问梅小镇,难得欣赏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折子戏。第二天,在温情脉脉的夜色中,我和友人在非遗公园散步,在楚皖建筑风格融合的院落里,欣赏黄梅挑花、岳家拳、黄梅戏等非遗表演。

只见民间挑花艺人巧手挑针,绣出浓郁乡土风情;一位年过花甲的大姐在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指导下,施展岳家拳招式,引起观者喝彩;走到另一间房,一场黄梅戏研习课正在进行。伴着悠扬的胡琴和电子乐声,一位名为周雄英的黄梅戏老师,正在指导学员唱戏。据周老师介绍,研习班现有学员600余人,每周组织研学,练习唱腔、传授技艺。见我们进来,并得知我们中的孙淑玲老师来自戏剧学院时,立时邀请孙老师唱一曲。素面的孙老师没有推脱,一曲梅派京剧《霸王别姬》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引起全场掌声一片。

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谈及戏曲源流,坦言黄梅戏源远流长,其根脉深植于黄梅这片沃土。此前他走访过安庆,今天又亲眼见到黄梅人传承黄梅戏的热情,倍感欣慰。

## 高考的底色

王玉英

每年六月,蝉鸣刚爬上枝头,暑气还未真正浓烈,高考的气氛便已漫遍大街小巷。考点门口人头攒动,穿着校服的少年们步履轻快,又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郑重。家长轻声叮嘱,老师挥手致意,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落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明亮又干净。

望着似曾相识的画面,我总会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自己,也这般怀揣忐忑与憧憬,走进考场。后来渐渐懂得,高考并不是青春的全部,恰恰相反,青春,才是高考最温暖、最厚重的底色。

那段被试卷和笔记填满的时光,如今回想起来,少了几分疲惫,多了许多温柔。教室里的风扇日复一日地转动,发出低沉而安稳的声响。课桌上的书本堆成小小的山丘,遮住了彼此的脸庞,却挡不住并肩而行的默契。课间很少再有追逐打闹,多的是低头演算的身影、轻声讨论题目的声音,以及偶尔抬头相视一笑的释然。没有人强迫,也无须提醒,每个人都在为心中的方向默默努力。

黑板一角的倒计时,数字一天天减少,从三位数慢慢变成一位数。班主任不再过多强调分数,只是反复说着,尽力就好,不负自己就好。那时的我们总盼着考试快点到来,好成绩这枯燥又紧绷的日子。直到真正走出考场,才明白老师话里的深意。如今我怀念的,从来不是那场决定去向的考试,而是那段心无杂念、全力以赴的青春。

常常有人说,高考决定一生。走过岁月才知道,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站,它可以决定我们去往哪座城市,遇见哪些人,却无法定义我们的人生。真正珍贵的,是高考背后那段滚烫的青春。它教会我们坚持,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轻易低头;它教会我们担当,让我们明白人生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它留给我们一段干净纯粹的回忆,在往后疲惫迷茫的日子里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青春是高考的底色,热烈而真诚,柔软而坚定。它不因一场考试而开始,也不因一场考试而结束。愿每一位走过考场的少年,都能带着青春赋予的勇气与善良,在往后漫长的人生路上,步履不停,光芒自在,永远葆有少年时的赤诚与热望。